

# 李士重筆記摘要

## 全勝輯錄



# 李士重筆記摘抄

## 全勝輯錄

### 第四冊



## 第五部分：一些具体事件

### 1, 1947-1948 年鸡西县土改

于西林口；古城汇报；牡丹江省委扩大会议讨论；何伟讲话；李尔重在鸡西县传达时的讲话；四合村；艮峰村；艮东村。

.....317

### 2, 1954 年武汉市防汛

妇女服务队事迹；铁路抢修经验；三支队；二支队三连；深水行车；服务队工作汇报；七段情况；女一中；一师突击队；四分部；一分部；三分部；二分部；汉阳；采石场汇报；一指挥部二段；四大队；巡堤队；二指挥部四段第一责任区；武昌外七段一小段大王乡农民；黄陂县；福城区；蔡□谈 1935 年大水；黄陂农民谈；

.....364

### 3, 1960 年 10 - 11 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次会议

1960 年 10 月 20-30 日中南局书记处会议；内有陶铸、王任重、吴芝圃、陈郁、李一清发言；1960 年 10 月 30 日-11 月 1 日中南局第一次会议，内有陶铸发言，王任重传达莫斯科二次会议，张平化发言，李先念讲话；1960 年 11 月 2 日中南局

书记处会议，内有陶铸、王任重、廖鲁言、李先念、张平化发言；

1960年11月3日中南局会议，内有李先念、廖鲁言发言，陶铸总结。

.....413

#### 4, 1960年11月河南省信阳事件调查

信阳地委汇报；于光山县；光山县孙华生；于潢川县委；潢川县隆古社红楼大队；潢川县隆古社房村大队胡洼生产队；固始县委汇报；商城县委汇报；固始县黄集大队一生产队；固始县委再汇报灾情与生产情况；嵯岈山人民公社；河南省委常委会，内有安子文传达中央指示，吴芝圃、李先念、廖鲁言、王从吾、徐子荣、陶铸等人的发言；陶铸在河南各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。

附：1961年4月回访信阳地区。

.....454

#### 5, 1964年湖北省当阳县“四清”

1964年8月12日当阳县工作队各组汇报；

1964年8月13日杨佐生谈曙光大队；

1964年8月14日汇报；1964年8月15日李尔重在工作队领导会议上的发言；

1964年9月13日工作队于当阳县汇报；

1964年9月14日当阳县谈面上工作；

1964年9月15日讨论；1964年9月18日曙光大队汇报；1964年9月21日研究雄

风二队情况；1964年9月24日雄风三队问题；1964年9月25日红光组讨论；1964年10月1日工作队介绍经验，李尔重在会上讲话。

.....519

## 6, 1967年5月29日的一次“批判”会

计有程冠年、王坤维（计委联络部）、王毓林（工交分部）、方林、邓宝华（广州市委红旗联络站）、廖世清、赵奋先、胡祖皋、郝迎春、陈连生10人发言。

.....577

## 7, 1978年陕西省志丹县事件调查

1978年6月20日下午李尔重在延安地委会上宣布调查工作要求；1978年6月20日下午工作组汇报；1978年6月21日上午在志丹县委会李尔重布置具体工作；

1978年6月21日下午—1978年6月27日听取各方面情况汇报；

1978年6月28日—1978年6月30日延安地委常委会、志丹县常委会批评慕锡章；

.....600

附录：现存李尔重工作笔记一览表 .....645

跋 .....655

## 第五部分：

### 一些具体事件





## 一、1947、1948年鸡西县土改

1947年12月28日于西林口

张 珍：

春来时，有九甲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四甲的工人多。

初分地时派工，有些商人参加，坏蛋也参加。那时许多成分主要按牲口、房屋来评。有两个地主（二甲）被评为中农。今年八、九月分的，也未动。今年分地按原来甲未动，人分三亩地。小商人少分了地。四、五甲农人多，六、八甲商人多，六甲分地时，工人斗了几个把头。当时有些地主未动。七月二甲分了两家皮铺。

四、五、二甲无工作组，把人员集中到这几甲做个试验。后来大家着急，回去自己干起来了。划阶级时，在农会小组中自报历史，大家提议。有些不对，大家提议，小组会通过，再给委员会通过。会外人员，由农会小组定，之后通知他。划阶级时间很短，只有二三日。有些人似工又似农，有些当过职员，家中又种地。划阶级之后，农会内部清洗一部分人，有的是伪牌长和没落地主。李广泉，菜把头，初为中农，后升至地主。有些把头无处划，



有些家开铁矿雇人种地。会员感到划一下好。

最初根据已知贫雇农，好的（在农会内的），找到一齐，成立贫雇农小组。中农说：“有事你们干吧，我们不管了。”那时一个甲一个组，共三个。这时贫雇农感到孤单。组织贫雇小组讨论土地法大纲、东北局告农会书。逐条讨论。

第一条，把地主打倒，咱为主人，不受气。以前种地只得半数粮，以后就好了。——农。

满洲国吃饭买不着。我虽不种地，买粮也方便。——工人。

夏开德说：他给张海峰扛活，别人一日一场，他打二日两场半，他拉滚子。他说：此后再不能叫人家把咱们当牲口待。——雇工。

今后大家有地，我也有活干了，大家都要打车了。——木匠。

第二条，分了他的地，就要属咱们，他说了不能算。地归自己多上粪，一垧可以顶两垧。——高厚俊。

第三条，南山老道种八十来垧地，他是地主朋友，地要分。有人主张给他三四亩。

有个兵油子，小商人，孙宝经，对祠堂地，要给祠堂少留点，好看祖宗。不然他不看。

侯彩云：“会口说了算，就是地主，不能给他

留地。”

“县府可留点菜地，不能留大田。”——高厚俊

一点也不给留。——孙宝祥

第四条，孙宝祥说：欠劳金钱也不要了。

高厚俊说：那得要，还要清算。这样说不明白。欠账不要，剥削还要要。

李金业（掌鞋的）：穷人和穷人，要给。借富人的高利贷，一律不给。欠中农，不给利，给他本。驴打滚的本利不给。

第六条，孙宝祥：这办法好，好坏人一律分同等地，不然坏蛋要饿死。

高厚俊：黑产不易挖净，要给他坏地，让他尝尝滋味。

有人主张：少给他们点。

侯彩云：数量一样，给他坏地。

金喜田木匠：要给他坏地。

工人孙永丰：小孩未剥削人，应分给一样的地。

一郎头：好坏均匀着分。

工人张永丰：应和咱们一样分，叫他学好。

第八条，接收地主财产，完全同意。

对富农征收，大家也同意。

分给同样的一份，不同意。

金喜田：地主有三马拉二个，以便和穷人一心。

高侯俊说：他永不能和穷人一心。少给点东西可以。

单雨田说：有黑产者什么也不给。

孙宝祥（兵油子）：应给他同样的一份，不问他有否黑产。

工人张永丰：要分他一份，不然他饿死。

金喜田木匠：不用给他，他比咱还有钱，因黑产挖不净。

张永丰（工人）：浮产真挖净，可以给他一份。

第十条，地主藏东西多不易挖净，不能分他同一份。——高厚俊

侯彩云（农人，二十年推车）：不分。

孙宝祥：第一回不分，第二回再给他。

张永丰：咱们宽大政策，要给，不然饿死。

郎永祥：拿来又给他，这不是又成了他的。

老郎头：对国民党官员家属不能给他地。

高厚俊：应给他，促其回心转意。

卖国贼家属同样分地，大家不同意。给他少给点可以。其厉害者家中什么也不给。有人主张给地不给东西。

保护工商业条：

对配给店不能保护，其本人□□了东西也要计。

张永丰主张大的计。

有人主张：买卖由农会接的来办。

讨论完了之后，大家提意见：

春，买卖人不分地，我四人分了一垧地，还是荞麦楂。着急分不到。——高厚俊

金喜田：跑腿分了四垧，大家分剩下才分给我。

孙宝祥也未分到好地。

农会干部都参加了这贫雇小组，征公粮时以此为评议机关。

依靠原贫雇小组，找其他贫雇农到一起开会，开始讨论土地法大纲，以贯彻其精神。大家讨论什么是封建，从而激起阶级仇恨。

有个贾头武：再不行耕者有其田，还有穷人之路吗？我十八岁干活，病了还要干。不能扶犁头就撒种子，腹痛要死，才抬了回去。长支了二十多元，还要退还。没办法，借钱才还。想起来，杀了他们也不多。

之后夏开德说起拉滚子替牲口之事，大家诉起苦来。第二天大会做典型诉苦，夏开德讲。金喜田又讲掌柜的专骗关里来的。讲的四十多元，过年给了半拉子钱，把自己送到狼道上，害怕也得去。腊月二十九日撵走了。

侯彩云讲：到地主家买粮，要手托着钱。饥饿了吃高粱面捧着吃。过年时弄鸡蛋换点米，又被警署押起来。自己逃苦工，小孩枕上霜。

之后大家研究苦的根源，说是由于自己无地。孙宝库：白天扛活，下晚放局。又找了穷根，拿夏开德算账：年挣多少钱，能种多少地。人能种四垧地，能买八匹马，若有八匹马，不也富么？这时下边大家嘀咕起来。后唸东北局告农民书，唸到重要处就讨论一下子。李金业听完说：咱们这回一定要下决心干。

孙宝库：“以前有个农会干部，不知谁管事。今后咱说了算。”

曲宗志：“以前农会能说会道的，哪显着咱们。”

大会之后，第二天晚上小组会上，讨论翻身情况。高起增说：当甲长无好人。坏蛋地主未斗倒。研究哪些未斗倒。各组提出，提出名单来经大会研究。当晚十二点后就干起来。怕行动不一致，等到十二时一齐开始。六、八甲还有一部分妇女参加。到天明一共抓起一百一十余人。之后大地主东西当夜就拉。第二天各小组选出代表，开了个会，研究哪些人抓错了。又经各组讨论一下子，把一些认为错了的放了。

中农，经过贫雇小组提名之后，找来参加开会。

第二天拉浮产，他们来的特别早。第二天下晚开会反映：“能否分我还不一定。”经过讨论何事错了，才有点底。但中农单独开会，使他们心中有所恐惧，怕将来斗（现在不斗）。表现看来积极。

富裕中农积极要求入会。

这边一搞，东街就吃喝起来了。猪肉特别快，大吃大喝。

共成立了五个分会，由各分会正副主任，组成一个总会。看到东街有吃喝现象，出了两次布告，警告坏家伙，宣布贫雇会的精神、任务。

现有会的问题：

- ① 成份不纯；
- ② 一个困难：抽过大烟的和坏蛋有亲戚的，未组织在内，很难达到组织大多数之目的。贫雇农感到孤立；
- ③ 有工作组甲的贫雇农，对无工作组甲的贫雇农，取教导的态度；
- ④ 五甲地主统治深，人们脑筋不开，表现不好。六甲就着急，不想和他们一起干。
- ⑤ 新中农光顾干活，不乐意多干活。他感到自己有问题。
- ⑥ 抓人有的害怕，藏形。有个蓝正福，他说他自己是童瓜的，说姓张。有些打不开情面的。

中农拉东西，见面不知声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有的是积极的。

起东西时贫雇农与中农临时合组，以贫雇农为主。

起浮产 46250000 多元。

### ⑦ 富中农：

贾成盛（卖破烂）：中□时当把头。康德七年来林口当牌长，卖破烂，娶妻，交警察放局，拉人要钱，追着警察打，一直如是搞。评不出成分来，后定为小富农，起出东西还有其妻者。——要斗

林云风：扛活劳金在里城，买一马交柜头拉脚（大福珠柜），款给他二马，以工资抵价。未及一年光景，他得二马。以前他兼三个月老板子。旁的意见无有。定为富中农。当过二十来天青年团队长。他的东西藏出一部，起出来。有的不同意退：“他是好人，为什么要藏？”

全屯以前斗了四五十户。

### 三分会：

孙景山：七人。在古城赶车，在里城时要饭。妻给人家做饭，直到光复后。带吃劳金。——总会长

王玉祥：父时吃过劳金。父死之后，吃劳金四、五年。来此给田茂德扛活。母死，在家，也未回。自己病，好了，回家。妻给人家去做饭。——新贫

王洪才：副主任。弟兄四人，以前情况不详。在□道赶马车，直到光复。现在 20 多岁。

王长和：山东人，爹是铁匠。父亡大连，随招工来此数年。接妻来此地，妻死。连吃劳金带入股，取妻来林口，当劳工。以前在砖窑，后到铁路上。

伍福堂：牙不利人。其先情况不详。不经常干活，家贫，妻死，留三子。

三甲唐玉发，原是雇农，未被选上。是个新中农，养牛忙，开会难，此次未被选上。

这样做的好处：

①可以把落后的甲带起来行动；②贫雇空气和以前大不相同：以前你选我，我也不能干。斗我都不干。现在穷人联合起来，我就一定要干。

贫雇农当权，开普遍会应找他参加。“不然他不知道走哪条路。”他们是否和我们共同组织。

一甲：张书义：当过班长，管抓劳工，飞机献油，最穷户，未完就光复了。这笔钱落到哪里去了？留下一个月的吃的，锅碗瓢盆留下了，其余东西都拿了。性口无有，满洲国领过一马，已经交了。

一分会老施家，有个 20000 多米的□□，原参



加了农会，经过检讨出来的。

车福来：区长、协和会分会长，地主。

李身修：给日本人经理土地，外四属民团。

王景山：康德七年二十垧，劳金五个，把头。

雇个大刀父。

李广仁：大地主，青菜组合，甲长。

林桂茂：康德九年，给部队开菜园子，雇长工七个，零工日三、二十个。

孙耀东：20垧地。

褚兴山：甲长，虎林开地20多垧，雇三人。至康德七年，林口开旅馆四年，事变后甲长一年，虎林四年。

王阴荃：两室地半方，雇一个劳金，两个月工。王大跟珠子。

白中奎：车把头，买过五、六十辆车，拉圆木，干七、八年。白二车二老板子，雇个大师傅。——大地主

白林春：康德九年在街公所民记手账。光复后，市政局征收股。白大瓜子。事变后收口落。

刘小胡：宪兵特务，整死一个苏联间谍。事变后他当蒙长。——毙

赵子元：开过二十来垧地，用两个劳金。开过鸡房子，过百人把头。姪已枪毙。开过粉房。